

# 天鹅

非虚构

龍江故事

# 你去过兴凯湖吗

□李复苏

你去过兴凯湖吗？我已不止一次这样问过远方的朋友了。

当我离开了鸡西，走出了东北，在异地旅居时，每次和初识的人闲聊，对方问起我是哪里人，我都会先问一句，你去过兴凯湖吗？对方若摇头，我便马上像鸡西宣传大使一般给他介绍起兴凯湖，从地理位置到鸡西文学。说起地理位置，我会简单地说鸡西是一座边境城市，和俄罗斯接壤，兴凯湖是中俄界湖，它是像海一样的湖，盛产兴凯湖大白鱼。这样说，听的男人都很易懂。惟说起鸡西文学的事，便会令人一脸茫然，他们会感到莫名其妙，兴凯湖和鸡西文学怎么会扯上关系。

其实这也并不难解释，我把兴凯湖视作一张鸡西的家乡名片。像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鸡西人，一个在鸡西成长起来的文学作者，我参与过的许多重要文学活动都是在兴凯湖畔完成的，所以与外地的文友说起写作者的事，我的话题自然是离不开兴凯湖的，也离不开我所认识的这些鸡西的本地作家和诗人，诸如于耀生、王晓廉、邹本忠、鲁学民、高翠萍等，都曾经为兴凯湖写过大量的散文和诗歌。在鸡西，几乎每一位文学作者，都曾写过关于兴凯湖的文章。我们有位获得过吴伯箫散文奖的作家孙钰，他的网名就叫兴凯湖松，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网名其实也是一种故乡情结的体现。说到这里，有两件事情是我特别想细细提到的，这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两次兴凯湖文学之旅。

第一件事情就是2022年9月，黑龙江文学院举办的兴凯湖鸡西骨干作家培训班活动，盛况之景至今让人历历在目。何凯旋、鲁微、桑克、袁炳发等省内著名作家和诗人，我都是在这次文学活动中才有机会结识的。因为有了这次活动，我才能够和这些从前令我仰慕的文学名家近距离地相处和学习。三个日夜，老师和学员们都一起迎着兴凯湖的晨光去上课听课，又一起伴着兴凯湖的夜色和星光走回休息的酒店。从会议室到休息的酒店要经过一段长长的小路，小路两侧的树木繁叶茂，兴凯湖的波涛声像交响乐一般响彻在耳边，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听过这样的课。我清晰地记得，在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年秋季，也是九月的一天，何凯旋老师回兴凯湖农场探望生病的老父亲，返程哈尔滨时，鸡西作协主席邹本忠和我为何凯旋老师送站，在鸡西劳动路的一家小冷面馆里，忆起这次培训班活动背后的故事。杯酒入肠，皆吐肺腑之言，我们三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红了眼圈。

第二件事情就是2024年7月，由鸡西市委市政府主办，鸡西市文联承办的“筑家园梦忆桑梓情”文化艺术体育界名人回故乡活动了。其实，这个名人回故乡活动最初也是源于邹本忠主席和何凯旋老师的一个新的畅想，因为有了黑龙江文学院兴凯湖鸡西骨干作家培训班活动的基础，鸡西文学这几年像换了新鲜血液一样，作家们也一改往日的沉闷，纷纷拿起手中之笔。为了提高作家们的写作水平，邹本忠主席和何凯旋老师想通过努力，为鸡西作家们邀请一些大刊的编辑。令人欣慰的是，这个畅想再次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次活动不仅邀请了我们省内外的作家，还有书法美术体育界的名人，已经是整个鸡西文化艺术体育界共同的盛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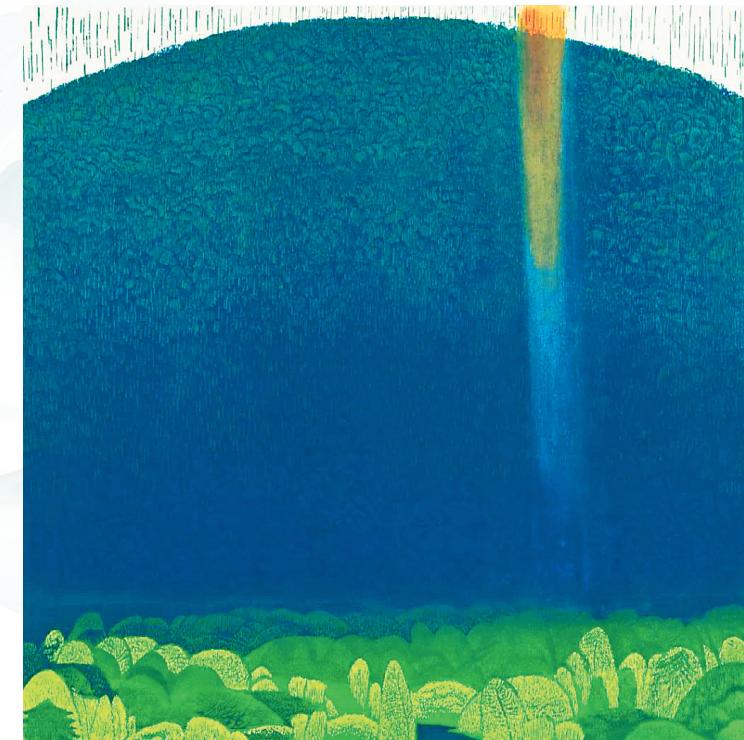
在这次活动中，我很荣幸参与了接送任务。我接到的第一批作家有来自湖北赤壁的欧阳明，还有来自黑龙江绥化的刘福申。在去往酒店的路上，透过车窗，看着鸡

西大地在七月里处处散发着盎然的绿意，我又情不自禁地问欧阳明老师，你去过兴凯湖吗？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聊湖北的赤壁，聊鸡西如今的交通，聊盛夏南北的天气差异，虽是第一次相见，却因为文学而丝毫不觉得陌生。其实，在这次来参加活动的外省作家中，第一次来鸡西的人占大多数，像当代著名的先锋派小说家马原、中央戏剧学院的一级编剧林蔚然、作家王继庭、作家姚远、文学评论家王朝军、安徽作家许泽夫和胡凤茹、陕西作家王卫民和李斌、山西作家白恩杰、北京作家剑钧、湖州作家李秀儿、天津作家胡庆军、河南作家张栓固，他们都是第一次来鸡西，第一次领略兴凯湖的风光美景。他们都说，来到了鸡西，就像回到家一样。而有些黑龙江的作家，像来自大兴安岭的刘薇，尽管都生活在黑龙江省省内，竟也是没有来过兴凯湖的。还有几位我们省内的知名作家，像桑克、施秀华、杨勇、阿西等，他们都是从兴凯湖走出去的作家和诗人，都是我们鸡西文学的骄傲。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些喜欢拿起笔来书写生命的人，对于我们身边的人和一切自然的事物，都会发自内心深处去热爱。而对于那些已经有了文学大成就的特别是那些有文学使命感的作家们来说，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山川湖海，甚至是村口的一条小溪，都有可能成为作家们的精神图腾。在大作家面前，我作为一个骨子里爱好文学的写作者，虽然也被冠以作家之名，但我心中实在有愧，我的文学之路尚处于需要不断学习才能得到提升的阶段。但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已习惯了将兴凯湖挂在嘴边。我想这也可能是所有鸡西人的一个习惯。马原老师为我们鸡西文学馆题词时写的就是“祝鸡西文学大开大合，祝兴凯湖的文章做大做强”。很幸运的是，马原老师给鸡西文学馆题词的同时，也在我的两本拙作诗集《爱过留痕》和散文集《我在门外等你》上题词留言，并写下“后生可畏”四个字，对此我深感惶恐，但也深深体会到了一位前辈作家对鸡西文学所寄托的厚望和对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莫大的精神鼓励。

自从在兴凯湖参加过这两次文学活动，回望一下过去的鸡西和我从前走过的路，我感觉其实我也不必在那些大城市面前，感慨鸡西的偏僻和弱小了。鸡西虽是小城，但文学情怀浓烈，并不比别处少半分。可何况，我所遇见的，所结识的这些作家和老师们，他们都曾怀着热爱鸡西、肯定鸡西、致敬鸡西的心情，在鸡西的兴凯湖畔留下过他们雀跃的身影。

如此一想，当我再在异地他乡遇到陌生人，他若问我来处，我还是会先问他一句：你去过鸡西吗？你去过兴凯湖吗？他若说去过，我便会满怀欣喜，当他是我故乡的人了。



《雨后青山翠》版画 1999年 张真良

# 感恩师

的专业，为我设想了毕业后美好的前景，力图说服我。  
这种强硬的劝说，当时连父母也不会说得太直白，因为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前途取向。我深深感动于他的直率与热情，但对于他的话，却总觉得过于偏激，这可能缘于我对理科学习能力的一种偏执的自信。我当时理科成绩并不差，加上有语文等特长学科加持，总成绩在班上还属于上游。

他多次劝说我，我却总是不为所动。那几天，我一到他上课时，总是最后一个到教室，课后，马上匆匆离开，像做贼一样躲避老师的劝说。最终，我还是没有按他所希望的选择文科，我能看出他的失望，但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对我青睐有加，时不时地把我叫起来做“课堂榜样”。而上了高三之后，我的理科却学得越来越吃力，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心里自然十分无奈，这时才算真正领悟到，人的学习能力有高下之分，擅长领域也各有不同。

记忆中冯老师还是个激情澎湃的人，授课时总是情绪饱满，尤爱诗词，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柳永的词《雨霖铃》，讲到动情处，他声情并茂地吟诵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他的声音很大，表情凝重，眼眶甚至都有些湿润了。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词中况味，见冯老师如此心潮澎湃地沉浸其中，感动之余，未免觉得有些惊讶。过了几天，与邻班同学相遇，他说，他们班上体育课时，隔窗听见了冯老师大声诵读柳永的词，讲得好了，一群同学在窗下听了半天，还意犹未尽。看着校友羡慕的眼神，我为能成为冯老师的学生感到自豪和幸运。许多年以后，我在一本国家核心期刊上偶然读到冯老师写的关于诗歌教学的理论文章，其中实践经验之丰富、理论素养之高深，令我叹服。对于教学，冯老师是真正做到了寓教于情，寓教于理了。

冯老师课讲得有趣，但在课堂上要求却近乎严苛，课堂氛围看似活泼宽松，实则严肃紧张。开学之初，我们便领教了他的厉害，在下课前的一段时间里，冯老师让同学们把书本一合，便要考查此堂课的重点内容，有学生复述不出，他便笑眯眯地请他罚站，虽然只是象征性地站一小会儿，但对于我们这些刚升入重点高中、自尊心爆棚的同学们来说，自觉颜面扫地，同学们都怕“罚站之辱”，所以一个个小脑袋瓜子转得飞快。我是寥寥未受过“罚站之辱”的他的几个得意门生之一，有时候，当被提问的学生“卡壳”，他便会叫我背出正确答案，用他的话说是让我“当个样板”。我当时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好，因为他的“宠爱”，每每听他讲课时，脑子更如同发动了马达的机器，不停地旋转着，生怕漏掉了一句半句。课堂上虽然紧张，但心里很受用，特别是看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因复述不出而被接连罚站，还是有一些小得意。对于冯老师，也当然有种受宠的感激之心。

又过了一年，到高中分文理科了，我是爱文科的，但因为种种现实的考虑还是选择了理科，冯老师听说了，马上来找我，很是激动地劝我上文科，并讲了一大通爱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的话。

我嗫嚅着回答，我家长说，文科不好就业，学理科到哪儿都能吃上一碗饭。

冯老师激动地说，这世上，饭碗有的是，总归饿不死人。一个人要了解自己，在擅长的领域努力，才会有前途。

他甚至给我规划了文科所选



《小夜曲》版画 1989年 朱连生

# 尔滨之恋 马迭尔

erbzhilian

□文/安杰  
摄/石琪

我一直认为东北人不爱吃冰糕。试想，气温经常在零下徘徊，那儿的人一定恨死见缝插针的冰凌了。吃冰糕？要里应外合，冻死自己啊！

大学时期的一个舍友就是东北人，他就对冰糕不太感冒。很多次舍友们买了花花绿绿的降温食品，在脸盆里堆得满满尖尖，美其名曰“敞开供应”。他总是从上铺抬起头，扫视一番，然后打个哈欠做梦去也。

我问他为什么如此“高风亮节”，他怜悯地看着我，问道：“你们吃饱了是否很口渴？”我不假思索地点点头，心想从小吃冰糕不都这感觉吗？而且是越贵的越渴得厉害，应该是糖放多了吧。

他叹了口气，轻轻说了声“马迭尔！”我当时听成了“my dear”，还以为他又在犯痴病。谁知这完全是另一个意思。

头些年，流行东北人去海南过冬，南方人到东北度夏。父母

领着我也去感受了一下哈尔滨的异域风情。

哈尔滨北站宽大无比，巍峨的穹顶，望不到头的斜梯，足球场大的大厅，就是比北京西客站也不遑多让。而且这里的建筑更有特点，两栋金色的高楼中间缀着一颗璀璨的“明珠”，一只巨大的晶面大表。这多么像童话里国王头上的“黄金王冠”啊！

中央大街上可以看到许多人都穿着背心和衬衫。和我们

那里相比，唯一的不同就是没人穿短裤，都是牛仔裤或者长裙。这也许就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吧。

这里的地面非常干净，不是那种扫过后“强颜欢笑”的干净，而是种大家闺秀从娘胎里带来的清洁。每走不远就有一个小喷泉在吐玉飞金。风一吹，就会有星星点点的水珠洒到脸上，带来丝丝凉爽。我甚至觉得这些喷泉会不会定时泛滥，所以才把街道冲洗得如此干净。

让我特别喜欢的还有它的路灯。你放心看吧，一条街上绝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处。或是如仰莲，或是如覆碗，或是竖着几根中世纪的权杖，或是形如珍贵的“圣诞彩蛋”。怪不得王刚老师当年因《夜幕下的哈尔滨》一剧爆红。被这些构思奇巧的路灯所照亮的地方，一定会透着人骨的神秘与浪漫。可惜，那是夏天，并非雪季。如果漫天飞雪被路灯镀上金光，那就更美不胜收了。当然，若果真是雪季，怕冷的我们也不敢来啦。

就在我闲逛之时，突然一抬

头，遇到了舍友口中的“马迭尔”。对，就是我从舍友那儿听来，而且还听错了“马迭尔”。原来前边是一家“冰吧”的外墙，它上边挂着许多商铺的名字。什么“六合居”啊，什么“巴洛克酒店”啊，简直像一锅中西文化的大杂烩。中间是用不锈钢焊成的一行大字“我们喜欢马迭尔”，其中的“尔”字还特意用了繁体，害得我差点没认出来。

“这回，我一定要弄清楚它的含义！”我咬牙切齿地走了进去。

从前台知道，原来这是一款雪糕的名字，来自英文的“摩登”，即“modem”，浪漫之意。买了几根品尝，发现就是普通的奶糕。不过方方正正，形状古朴，上边印了“马迭尔”三个字的商标。吃完以后，觉得唇齿留香，别的也没什么，于是便接着去逛街。走出好远时突然停住脚步，折回去又买了几根继续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完雪糕而不口渴的！它里边一定有魔法，一定要吃个明白！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雪糕秉承了百年前的传统，只放牛奶、鸡蛋、白糖，至于令人口干的“增稠剂”是一点不放的。

我轻轻松松地将包装纸扔进垃圾箱，才发现里边已经堆满了蝶衣般的“马迭尔”包装。看来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在我眼里更加美丽了！

